

# 談上博五《季庚子問於孔子》的「因邦之 所𠂔（譴）而𦏧（繩）之」

季旭昇

（山東）聊城大學

## 摘要

上博五《季庚子問於孔子》的「因邦之所𠂔（賢）而𦏧（興）之」，舊說都解釋為「依據邦人所稱道的賢人而舉用他」，本文以為這種解釋與全篇的上下文不能密合，變成很奇怪的一句話。從上下文義來看，這一句話應該讀為「因邦之所𠂔（譴）而𦏧（繩）之」，意思是：「依據邦人所譴責的壞人而法辦他」。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的全文就更合理通暢了。

**關鍵詞：**𠂔（賢），興之，𠂔（譴），繩之

## **A Discussion on “因邦之所馭而墨之” in *Ji Gengzi's question to Confucius in Shangbo V***

Ji Xu-sheng

(Shandong) Liaocheng University

### **Abstract**

There is a phrase “因邦之所馭而墨之” in *Ji Gengzi's question to Confucius in Shangbo V*. The old saying is interpreted as “to appoint him as the people praised him as a wiseman”. This article thinks that this kind of explanation does not fit in with the context of the whole text, and it becomes a very strange phrase.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, this phrase should be read as “to sentence him as the people condemned him as a bad person”. In this way, the full text of *Ji Gengzi's question to Confucius* is more reasonable and smooth.

**Keyword:** praise, appoint him, condemn, sentence him
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五）》<sup>1</sup>出版至今已經超過十五年了，中收《季庚子問於孔子》一篇，是非常重要的孔子對治邦之道的看法。學者相關的論述很多，但是由於本篇有些殘缺，還有一些比較費解的字詞，因此一直未能有圓滿無瑕的編聯，導致一些其實很簡單的文句也未能得到合理的釋讀。本文要談的「因邦之所𦣻而墨之」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。

「因邦之所𦣻而墨之」，原考釋讀為「因邦之所賢而興之」，釋云：「因君能辨別諛憎而納諫。納諫則邦之所以興，拒諫則邦之所以喪……發揮眾智，群策群力才是真正興邦之賢措」。<sup>2</sup>話雖然說得不是很明白，但揣測其意，應該是以「因邦之所賢」為「發揮眾智，群策群力」，以「興之」為「興邦」。其後學者都讀為「因邦之所𦣻（賢）而墨（興）之」，也都未作進一步解釋。只有黃武智先生以為「用『興』作為『賢』字的動詞較少見。又，慮及楚文字中『興』、『與』二字字形時有混同的情況，此字疑為『舉』字誤書，『舉賢』為先秦常用語。」<sup>3</sup>其意應該是以「墨之」為「舉之」誤書，「舉之」指「舉賢」。其實，《周禮·地官·司徒》有「三年則大比，考其德行、道藝，而興賢者、能者」，「興賢」似乎不是問題（漢代文獻「興賢」更多見），楚簡也有「興賢」一詞，如上博二《容成氏》簡11+13：「天下之人，以堯為善興𦣻（賢），而卒（卒）立之。」

至於「𦣻」字，於楚文字幾乎都讀作「賢」，因此學者對這一句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再說，《季庚子問於孔子》一直沒有可以通讀全篇的編聯，因此學者也不容易看出此句有問題。最近，我們在進行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五）》的讀本編纂，在各家的基礎上，參酌先秦對話的禮制及全篇敘述的內在邏輯，對《季庚子問於孔子》做了一個最新的編聯，從新編聯的脈絡來看，就很容易發現「因邦之所𦣻而墨之」的舊說恐怕是有問題的。以下是我們對《季庚子問於孔子》所做的新編聯，全文儘量用寬式隸定（加外框的文字是我們的補字。（一）至（六）的編號是我們為了標明季康子六次發問孔子六次回答而加的）：

（一）季康子問於孔子曰：「肥從有司之後，一不知民務之焉在？唯子之貽羞，請問：君子之從事者，於民之上也，其大務為何？」

孔子曰：「仁之以德，此君子之大務也。」

<sup>1</sup>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五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12月）。

<sup>2</sup>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五）》，頁232。

<sup>3</sup> 黃武智：《上博楚簡「禮記類」文獻研究》（高雄：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，2009年2月），頁155。



## (二) 康子曰：「請問何謂仁之以德？」

孔子曰：「君子在民之上，執民之中，施教於百姓，而民不服焉，是君子之恥也。是故君子玉其言而展其行，敬誠其德以臨民，民望其道而服焉，此之謂仁之以德。且管仲有言曰：『君子恭則遂，驕則侮，備言多難，韋（罕？）言則憤，罔民唯罕，不欲……亡慙，毋忘姑姊妹而遠敬之，則民有禮，然後奉之以中庸。』」

## (三) 康子曰：「子之言，異乎肥之所聞也。葛烈今語肥也以處邦家之術曰：『君子不可以不強，不強則不立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不威，不威則民狎之。毋信玄曾，因邦齋=（之所）取而墨之，大罪殺之，常罪刑之，小罪罰之。苟能固守而行之，民必服矣。』故子以此言為奚如？」

孔子曰：「由丘觀之，則美言也已。且夫烈今之先人，世三代之傳史，豈敢不以其先人之傳志告？」

## (四) 康子曰：「然！其主人亦曰：『古之為邦者必以此。』」

孔子曰：「言則美矣，然異於丘之所聞。丘聞之，臧文仲有言曰：『君子強則遺，威則民不導，嚴則失眾，猛則無親，好刑則不祥，好殺則作亂。』是故，賢人之居邦家也，夙興夜寐，崇以比（庇）民之逖（？）昧，棄惡毋違，慎小以答大，疏言而密守之；毋歆遠，毋指邇；惡人勿陷，好人勿貴；救民以辟，大罪則救之以刑，常罪則救之以罰，小則訾之。凡欲勿長，凡失勿危，各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減速，毋極在後。後世比亂，邦相壞毀，眾必惡善，賢人深詬。是故夫撫邦甚難，民態多，肥，民則安；瘠，民不著。是故，賢人大於邦，而有劬心，能為威，持之以為己勢。子又焉聞矣。」

## (五) 康子曰：「毋乃肥之聞也寔差乎？故如吾子之疏肥也。」

孔子辭曰：「子之言也已重。丘也聞『君子勉事，皆得其權而強之，則邦有榦棟，百姓順之以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安焉。作而乘之，則邦有穫』——先人之所善，亦善之；先人之所使亦使之，先人之所□亦□之；先人之所惡勿使，先人之所廢勿起。然則民格不善，救父兄子弟，而禹賂……」

## (六) 康子再拜……面之，夷。孔子辭以禮，遜焉。康子曰：「吾子寧施肥也？」

孔子曰：「丘聞之孟之側曰：『夫《書》者以著君子之德也。夫《詩》也者，以誌君子之志。夫《儀》者，以記君子之行也。』君子習之，小人勸之，君子敬誠其德，小人毋昧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者，因故跡禮而彰之毋逆，百事皆靜行之，當其曲以成之。然則邦平而民擾矣。此君子從事者之所諦也。」<sup>4</sup>

在第一問中，季康子很有禮貌地請問孔子「民務」；孔子答以「仁之以德」。季康子第二問何謂「仁之以德」；孔子答以君子要玉言展行、敬誠其德、恭而不驕。季康子第三問引葛烈今的話，以為處邦家之術要強而威，用重刑，很明顯地反對孔子前面的第二答；孔子第三答虛美了一下葛烈今的意見，以緩和對立的氣氛。季康子第四問說葛烈今的主人（接待葛烈今的人）也贊成葛烈今的這種說法；孔子第四答很詳細而深入的分析了葛烈今之說不可從。由於孔子的分析鞭辟入裏，所以季康子第五問態度有了轉變，承認聞之於葛烈今的話有缺點；孔子則禮貌性地「辭」了一下，然後更進一步分析治邦之道。季康子聽到這裡，豁然開朗，於是表現得更有禮貌；孔子也回以「辭以禮，遜焉」。於是季康子第六問，請孔子指導；孔子第六答從「技術面」轉向「基礎面」，指出君子要熟習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儀》，敬誠其德，因故跡禮，才能達到邦治民擾的境地。

「因邦之所馭而墨之」是出現在季康子的第三問，全段季康子引葛烈今的話，以為處邦家之術要強而威，用重刑。在這樣的話語中突然插入一句「因邦之所馭而墨之」，其實是頗為突兀的。前引各家之說，對「因邦之所馭而墨之」的解釋，不外「集賢興邦」與「因邦舉賢」兩說。無論用這兩說中的哪一說，都和葛烈今的治邦理念是互相衝突的。葛烈今主張「君子不可以不強，不強則不立」，這是一種威權統治，利用嚴刑來建立威權，使人民不敢反抗，威權的權柄是掌握在執政者的手中。而各家解釋「因邦之所馭而墨之」，無論是「集賢興邦」說、或是「因邦舉賢」說，其權柄都不是完全操控在執政者手中，而必需尊重賢者（「因邦舉賢」雖然沒有直接說到讓賢人參與治邦，但既然要舉賢，當然就要讓賢者參與治邦）。因此這兩說和葛烈今的治邦之術是有本質上的矛盾的。從這個分析來看，把「因邦之所馭而墨之」釋為「發揮眾智，群策群力」或「興／舉賢」，都是不合適的。

<sup>4</sup> 見季旭昇：《從六問六答的對應關係調整上博五《季庚子問於孔子》的簡序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聯合主辦第一屆「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史」學術論壇暨青年學者工作坊，舉辦日期：2019年11月2-4日）。

我們認為從這句話的上下文來看，它應該就是「糾舉罪人」的意思。葛烈今說：「君子不可以不強，不強則不立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不威，不威則民狎之。毋信玄曾，因邦彘=（之所）馭而墨之，大罪殺之，常罪刑之，小罪罰之。苟能固守而行之，民必服矣。」其語意極為明白，君子不可以不強，強以立威，不威，人民就會輕慢執政者。而立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用刑。夾在用強立威與用刑中間的是「毋信玄曾，因邦彘=（之所）馭而墨之」。「毋信玄曾」的意義，學者還沒有共識，但不外指「眩惑人主」、「行仁假義」、「攘奪權力」這一類的意思，林清源先生讀為「眩譖」，<sup>5</sup>從文義來看，是目前最好的說法。稍作調整，可以讀為「眩譖」，「眩」指「迷惑」，「譖」指「言語誇大」，「眩譖」可指「迷或人主、言語誇大」之事或人。「因邦彘=（之所）馭而墨之」則應該是找出這些罪惡之徒，繩之以法。

從這樣的文義理解出發，我們認為本句的「馭」應讀為「譖」，「譖責」之意；「墨」應讀為「繩」，「繩治」之意。全句的意思是「照著邦人所譖責的人，而去繩治他們」。「馭（溪紐真部）」、「譖（溪紐元部）」，二字上古聲紐相同，韻部為旁轉，《漢字通用聲素》【書通馭】條舉了《楚辭·九思》「心緊綦兮傷懷」洪興祖考異「緊綦，一作縑縑」為例。<sup>6</sup>陳師新雄先生《古音學發微》也舉了八個例證，說明二韻部可以旁轉。<sup>7</sup>至於从「興」聲而讀為「繩」，這在上博簡出現以前是未曾見到的。二字韻都屬蒸部，但聲紐「興」為喉音曉紐，「繩」為齒音船紐，相去頗遠。不過，隨著楚簡不斷出土，楚簡中从「興」聲而讀為「黽」聲的例子越來越多，最早的證據見《上博一·孔子詩論》簡28「青𧈧」，原考釋已隸為「青蠱」疑為《青蠅》。<sup>8</sup>李零、何琳儀二先生都指出此字上从「興」旁，與郭店簡《窮達以時》簡5同。<sup>9</sup>上博五《三德》簡6「墨墨民事」，何義軍先生《上博竹書字詞釋讀補正》讀為「繩繩民事」。<sup>10</sup>簡14「方綦（綦）勿伐，𧈧（將）墨勿殺」，王凱博先生《說上博〈三德〉篇中的兩個「興」字》讀為「方綦（綦）勿伐，𧈧（將）

<sup>5</sup> 林清源：《上博五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通釋》，《漢學研究》第34卷第1期（2016年3月），頁277-307。

<sup>6</sup> 張儒、劉毓慶：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（山西：太原出版社，2004年2月），頁732。

<sup>7</sup> 陳新雄：《古音學發微》（臺北：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出版，1972年），頁1068。

<sup>8</sup> 此字中部隸為「冂」，不夠準確。

<sup>9</sup> 何琳儀：《滬簡詩論選釋》，見朱淵清、廖名春主編：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2002年4月），頁256。

<sup>10</sup> 何義軍：《上博竹書字詞釋讀補正》（重慶：西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20年5月），頁32。

墨（孕）勿殺」，以為「墨」讀為「繩」，「繩」讀為「孕」。<sup>11</sup>上博六《天子建州（乙）》「天子坐以巨（矩），食以義，立以縣，行以𣪠（興）」；<sup>12</sup>單育辰先生讀「興」為「繩」，與前句的矩、義、縣意義搭配得很好。<sup>13</sup>清華壹《皇門》簡11「是楊是纆」，原考釋讀「是揚是繩」，「繩」取「稱揚」之意。<sup>14</sup>清華叁《芮良夫毖》簡19「約結纆剋」，原考釋讀「約結繩斷」，<sup>15</sup>沈培先生讀為「約結繩準」。<sup>16</sup>清華陸《管仲》簡6「執即（節）綏（緣）纆（繩）」、簡11「執正（政）如纆（繩）」、清華柒《子犯》簡9「上繫（繩）不遊（失）」等，從辭例來看，這些從「興」的字讀為「繩」，都是沒有問題的。最近出版的安大簡《詩經·螽斯》簡11「宜尔（爾）孫=（子孫），𣪠=可（兮）」，原考釋讀「𣪠=」為「繩繩」，<sup>17</sup>學者都表同意。以上這麼多例證，說明从「興」聲的「墨」讀為「繩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。

純粹從政治面來看，葛烈今「因邦𣪠=（之所）馭（讎）而墨（繩）之」，其實是頗為高明的治術，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「國人皆曰可殺，然後察之；見可殺焉，然後殺之。故曰，國人殺之也。」這不就是「因邦𣪠=（之所）馭（讎）而墨（繩）之」嗎？把殺人的責任歸到國人，而實際掌控的權柄是在執政者手中。無論怎麼說，都還經「邦人評論」這一關，所以孔子才會勉強贊美一下說：「由丘觀之，則美言也已。」當然，這種治術是不被儒家認同的，《孟子》的全文是：「國君進賢，如不得已，將使卑踰尊，疏踰戚，可不慎與？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；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聽；國人皆曰不可，然後察之；見不可焉，然後去之。左右皆曰可殺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可殺，勿聽；國人皆曰可殺，然後察之；見可殺焉，然後殺之。故曰，國人殺之也。如此，然後可以為民父母。」孟子有進賢，有殺惡，而且廣納左右、諸大夫、國人、執政者親察，然後才執行。這樣

<sup>11</sup> 王凱博：〈說上博《三德》篇中的兩個「興」字〉，武漢大學簡帛中心主辦：《簡帛》第二十輯（2020年5月），頁40。

<sup>12</sup> 原考釋隸闕。劉洪濤〈讀上博楚竹書《天子建州》筭記〉改隸為「興」，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612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612)，發表日期：2007年7月12日。

<sup>13</sup> 單育辰：〈佔畢隨錄之二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676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676)，發表日期：2007年7月28日。

<sup>14</sup> 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0年12月），頁170，注五九。

<sup>15</sup> 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叁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2年12月），頁146。

<sup>16</sup> 沈培：〈試說清華簡《芮良夫毖》跟「繩準」有關的一段話〉，《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》（北京：清華大學，2013年6月17-18日）。

<sup>17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8月），頁78，注（八）。

才是集合眾智，有進賢，有退惡，過程嚴謹，這樣的執政者才可以稱作「民之父母」。葛烈今只有假借邦人來實施威權懲惡，沒有廣徵眾意來舉賢用善，當然無法得到孔子的認可。所以孔子勉強贊美完之後，立即說：「言則美矣，然異於丘之所聞。」

也許有人會以「用字習慣」來質疑讀「𠂔」為「譴」，尤其是《季庚子問於孔子》全篇共有四個「𠂔」字，為什麼簡10、18、22的「𠂔」都讀為「賢」，而簡21本句的「𠂔」卻要讀為「譴」？再說，已往的楚簡也未見「𠂔」讀為「譴」的例子！於此，我們只能說，「用字習慣」是就我們目前所能見到有限的楚簡所做的歸納，並不能代表戰國時代所有的楚簡。進一步說，字詞的解釋，要以能通讀全篇最重要，不能拘拘於用字習慣，阻礙了文義的通讀。舉例來說：上博六《競公瘡》簡7「毋專青忍𠂔虐」，原考釋讀為「毋專(薄)青(情)，忍𠂔(皐)虐(乎)」；<sup>18</sup>陳偉先生《讀〈上博六〉條記》改讀「皐」為「親」；又，《孔子見季桓子》簡1+4「害(蓋)𠂔(賢)者是能皐𠂔(仁)，皐𠂔(仁)者是能行𠂔(聖)人之道」，陳偉先生《讀〈上博六〉條記》同樣改讀「皐」為「親」，以為是楚簡中習見「親」字的一種寫法，即从目从辛的誤寫。<sup>19</sup>陳偉先生兩處改讀，只用了不到四行的說明，沒有任何佐證，但學者都欣然接受。高佑仁先生則主張這種寫法的「親」在傳抄古文中作「𠂔」，上部作「自」可能是聲化，與「皐(罪)」形成「同形異字」，而上博三《仲弓》簡7「譽𠂔才惑𠂔𠂔」也應讀為「舉賢才、宥過、舉親」。<sup>20</sup>上博六《孔子見季桓子》簡12「與𠂔之民」，陳劍先生改讀為「邪偽之民」，<sup>21</sup>學者咸表認同。「與」和「邪」可通，古籍雖有先例，但是在戰國楚簡卻是前所未見的。清華叢《芮良夫咎》簡19「約結纆𠂔」，沈培先生讀為「約結繩準」，

<sup>18</sup>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〈六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7月），頁178。

<sup>19</sup> 陳偉：〈讀《上博六》條記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597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597)，發表日期：2007年7月9日。

<sup>20</sup> 高佑仁：〈談楚系「親」字的一種特殊寫法——兼釋《上博三·仲弓》「宥過舉親」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[http://47.75.114.199/show\\_article.php?id=724](http://47.75.114.199/show_article.php?id=724)，發表日期：2007年9月25日。

<sup>21</sup> 陳劍：〈《上博〈六〉·孔子見季桓子》重編新釋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383>，發表日期：2008年3月22日。



非常理想。<sup>22</sup>但是，把「𠂔」讀為「準」，在戰國楚簡也是首見。這些例子都是不拘於「用字習慣」，而成功地釋讀文義的典範。本文讀「馭」為「馭」，也是前所未見，不符用字習慣。是否能成立，要請學界批評指教。

## 參考文獻

- 王凱博：〈說上博〈三德〉篇中的兩個「興」字〉，武漢大學簡帛中心主辦：《簡帛》第二十輯，2020年5月。
- 何琳儀：《滬簡詩論選釋》，見朱淵清、廖名春主編：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2002年4月。
- 何義軍：《上博竹書字詞釋讀補正》，重慶：西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20年5月。
- 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叁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2年12月。
- 沈 培：〈試說清華簡〈芮良夫毖〉跟「繩準」有關的一段話〉，《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》，北京：清華大學，2013年6月17-18日。
- 季旭昇：《從六問六答的對應關係調整上博五《季庚子問於孔子》的簡序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聯合主辦第一屆「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史」學術論壇暨青年學者工作坊，舉辦日期：2019年11月2-4日。
- 林清源：《上博五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通釋》，《漢學研究》第34卷第1期，2016年3月。
-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五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12月。
-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六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7月。
- 高佑仁：〈談楚系「親」字的一種特殊寫法——兼釋《上博三·仲弓》「宥過舉親」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[http://47.75.114.199/show\\_article](http://47.75.114.199/show_article)。

<sup>22</sup> 沈培：〈試說清華簡〈芮良夫毖〉跟「繩準」有關的一段話〉，《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》（北京：清華大學，2013年6月17-18日）。

php?id=724，發表日期：2007年9月25日。

張 儒、劉毓慶：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，山西：太原出版社，2004年2月，頁732。

陳 偉：〈讀《上博六》條記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597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597)，發表日期：2007年7月9日。

陳新雄：《古音學發微》，臺北：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出版，1972年，頁1068。

陳 劍：〈〈上博（六）·孔子見季桓子〉重編新釋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383>，發表日期：2008年3月22日。

單育辰：〈佔畢隨錄之二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676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676)，發表日期：2007年7月28日。

黃武智：《上博楚簡「禮記類」文獻研究》，高雄：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，2009年2月，頁155。

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8月，頁78，注（八）。

劉洪濤：〈讀上博楚竹書〈天子建州〉筭記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612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612)，發表日期：2007年7月12日。